

陌白衣 著

捕梦者

BUMDREAMER

公主志
Princess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捕梦者 / 颜雅琴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500-0117-6

I. ①捕… II. ①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85863号

捕梦者

策 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著 者: 陌白衣
责任编辑: 汤四芳 程 玥
特约编辑: 钮珂珂
美术编辑: 王梦叶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政编码: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300 1/32
印 张: 7
字 数: 160千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0117-6
定 价: 19.80元/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1-4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第一个梦	第二个梦	第三个梦	第四个梦	第五个梦	第六个梦	第七个梦	第八个梦	第九个梦	第十个梦	第十一个梦	后记
瀛洲牧	食梦的血族	铃兰雪	梦回唐朝	碎梦笑	夏夜梦工厂	洛城迷梦	怀梦丹遗	犹恐相逢是梦中	一梦千年	云路火渊	
004	020	038	056	074	094	114	130	146	160	188	220





官，替他们捕梦炼丹。噩梦流害人间，好梦益气延年，总之不能浪费，一定要为皇室所用。

我们方家人做瀛洲牧几千年，历经沧海桑田，曾辉煌过荣耀过，到近代渐渐衰落。如今方家人丁寥落，我方叶生硕果仅存。

古时瀛洲牧也有行规，不结交妖孽，不以梦生财，不纵容思噩。但如今的瀛洲牧只是个虚名，行规更早已随之与时俱进了个彻底。我现在做捕梦的工作，主要是为了贩梦赚点小钱。

莫小白说我是奸商。

莫小白是一只獾，传说中食梦为生的异兽。他有一只无底洞的胃，不管是支离破碎的梦还是囫囵完整的梦，他都来者不拒。

我揪了揪莫小白的耳朵，他幻回原形驮我回诊所。夜空流离着茫茫一片的深紫色，我骑在莫小白背上叹了口气，现如今绝大部分人做梦都支离破碎，或只是单一的一片景色，或只是莫名的一截对白，或只是无穷无尽黑暗里仓皇地奔逃。这样的梦难以化成形，只能给莫小白当口粮。

好不容易捕到的资质上好的梦，我会带回家去放进专门的眠梦窝中养育，七七四十九个时辰之后，它们便会慢慢化成物形，调教调教，便就能挂牌出售了。

早上九点，方医生诊所开门营业，照例没有病人上门，反倒有些特殊的客人陆续前来。

“小叶，最近有什么好东西卖么？”某个熟悉的声音在门前响起。我抬头，看见游奕灵官那张熟悉的脸。

游奕灵官是个神仙，貌似还官阶颇高，他是我的老客户，也是我竭力拉拢的对象。不过我至今不知道他到底是负责什么的，只看见他成天游手好闲地荡来荡去。

游奕灵官笼着宽大的袍袖，眉开眼笑地径直走到窗前的鸟笼边，抬起手弹了弹笼子。

笼中关着我最近几日精心培育出的一只梦，但在平常人看来，这是个空鸟笼。

游奕灵官认真地看看那只梦，认真地问我：“你为什么要养出一只三条腿的鸡？”

我冷静地纠正他：“这是一只青鸟。”

游奕灵官把手指伸到笼子里戳戳那只青鸟：“难道我的眼睛有问题？它明明是黑色的。我从没见过这么像鸡的鸟。”青鸟慢吞吞地回头，一双斗鸡眼死死盯住游奕灵官的手指。然后，它慢慢地，慢慢地，一口啄住了那根白皙修长的手指。

“啊啊啊啊啊啊！”游奕奋力把手指向后扯，反而被咬得更紧些，只得好言好

语道，“青鸟兄请口下留情，小仙我回头定以米水相报。”

青鸟扑棱扑棱翅膀，晃了晃头，终于松口。游奕的手上多了一道红色的吻痕。

“这丑八怪你从哪儿抓来的？”游奕灵官立刻撤到我的办公桌旁。

“城南。”我漫不经心地回答他。

这只青鸟其实并不简单，我敲敲被钞票冲昏的头脑，努力回忆起抓它的往事。

那是初春的某天，天气尚寒，夜晚的小风冰凉刺骨。我在城里四处搜寻了很久，都没找到一个完整可捉的梦，只帮莫小白捞了几个下酒菜。

我晃到城南，忽然看见某个住宅小区中有一抹浓烈的梦魇气息冲天而起。莫小白乐得眼放绿光，驮着我飞奔到现场。

这是个凶梦，丝丝入扣，细致入微，起承转合一丝不苟，属于梦中的精品，而且相当狂躁。

为了让它在眠梦窝中老老实实成型，我每晚要给它注射一针特殊的镇定剂。孵了快半年，它终于在两周前勉强成型。

说老实话，第一眼看到成型后的它时，我也吓了一跳，莫小白流着哈喇子贪婪地盯着它：“要是每只鸡都长三条腿就好了。”

我咳了一声，淡淡地说了一句：“这只鸡……不，青鸟，打过167支镇静剂。”

全因为我说的这句话，使得莫小白怕镇静剂打多了的梦对他的身体有副作用，这只青鸟方才能苟活到今天。

很悲哀的是，来我这里买梦的客人全部都没有眼光，看不到青鸟深刻的内涵，我死活也推销不出它。它翅膀小身体重，飞不起来，拖着三条腿，走路都会跌倒，只能窝在鸟笼里，胃口居然还跟莫小白一样宽广，各种梦的残肢都爱吃，吃不饱就吱哇乱叫震天动地，很让我头疼。

“灵官今天不照顾照顾小店的生意？”我送上童叟无欺的招牌微笑，游奕灵官的品味一向独特，说不定会对青鸟有兴趣。

游奕眯着眼又远远打量了一下笼中的青鸟，摇头：“你这里的货成色越来越差了。”他似乎还要再说些什么，向窗外一瞥，却蓦然神色一变，“哎呀，我忘了回天官交旨！”一溜烟穿过屋顶，瞬间无影无踪，怎么看都是装的。

不至于吧，我还没开口推销，游奕就落荒而逃，这只青鸟有这么惊悚么？

我正纳闷，听见门外有些嘈杂，好像是莫小白正在和谁争执。

“我是来找那个人的！你帮帮忙让一下嘛。”甜甜软软的声音传入耳中，我探头一看，一个小小的影子站在门外，乌油油的头发里露出一对怏生生的纯白色小耳

朵，是只貌美如花的小狐狸。

莫小白毫不怜香惜玉地挡在门前：“这里妖怪不得入内。”

小狐狸伸出爪子，想拍莫小白。莫小白一闪身，小狐狸趁空向门内冲来，被莫小白闪电般一把擒住。

“哎哟！”小狐狸一双大眼睛顿时眼泪汪汪。“莫小白，住手。”风流潇洒的方医生准点出场，上演英雄救美。莫小白皱着鼻子理直气壮地看我：“她是妖怪。”

小狐狸泪汪汪地细声道：“我是来找人的。”“找谁？”诊所只有我和莫小白两个常住人口，很明显我们两个都不认识她。

“就是那个穿黄衣服，脸白白的，细细长长的神仙。”

哦，原来是来找游奕灵官。

看来这位风流神仙又在凡间招惹孽缘了，我把小狐狸让进屋，给她拉了张椅子坐，不动声色地问：“他现在不在这里。你找他做什么？”

小狐狸的一张脸通红通红的，结结巴巴说：“我，我找他算账！他……他他是个坏人！”

我在心里长叹，游奕灵官真是作孽啊。

“小妹妹，那可是个大人物哦，你找他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还是离他远一点吧。”

小狐狸扁扁嘴：“我才不管他是不是大人物，我就是要找他算账。还有，我叫萧小小。”莫小白上下打量着她，满脸不屑：“要找神仙算账？你会飞吗？”“不会。”萧小小低着头捏衣角。

“游奕灵官住在天上。”莫小白以手指天，“九重天。飞机都飞不上去，就算飞得上去，你也买不起机票！”

小狐狸被打击得缩成一团，毛茸茸的耳朵哆嗦着，小爪子还是攥出了副誓不罢休的气势：“我……我要找他。”

我一把把莫小白拎到身后，和颜悦色地捏捏小狐狸耷拉下去的耳朵，温柔地说：“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

“什么办法？”小狐狸抖擻起来。

“找只神鸟驮你上去。”我取下窗前挂的鸟笼，推到她面前，“算你来得巧，我这里正好有一只。它可是青鸟，最擅翱翔，从上古就是人间天上的信使，载你上天一点不难。今天你我无缘，我便宜点卖给你吧。”

萧小小歪着头打量着青鸟，青鸟缩着脖子痴呆呆地看着她，萧小小伸爪子戳了戳鸟肚子，破涕为笑：“好可爱呀！”

莫小白在她身边向天花板翻了翻眼睛，我警告地扫他一眼。

萧小小再打量了一下青鸟，又露出点怀疑的神色：“可是，它胖胖的，好像飞不动的样子。”

我耐心地解释：“它还小呢，刚孵出来不久，你好好喂它，等长大了，就能载着你浮游天地。”

青鸟咕咕叫了两声，翅膀笨重地挣动两下，算是给我的话下了注解。

“它吃什么？”

“梦。”我循循善诱，“每天晚上，你带着它出去散散步就行了，有残存的梦影它自己可以捕食。”

萧小小兴奋地点头，忽然又有些泄气：“我……我没有钱……”

莫小白又开始向天花板翻眼睛，我微笑：“没关系，你先拿去养着，日后有钱了再来给我。”

萧小小吸吸鼻涕，双眼水汪汪的，眼看又要感动大哭，我赶紧把鸟笼塞给她：“好好养鸡……好好养青鸟，早日报仇。”

目送萧小小吃力地拖着痴肥的青鸟走远，我倚着门框得意洋洋地微笑。莫小白在我身后闷声吐出两个字：“奸商。”

数天后的傍晚，我在诊所门口打瞌睡，暖融融的阳光把狭窄的青石板巷分割成一明一暗的两块，莫小白懒洋洋地靠在我膝盖上，黑如鸦羽的长发水一般直淌到地上。这孩子兽化的时候皮毛粗糙，人形倒是精致得像个瓷娃娃。我眯起眼打量着天色将晚，推了推莫小白，打算叫他去做饭。

莫小白打了个呵欠，突然猛地跳了起来，手指着巷口：“它——它回来了！”

我吓了一跳，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沿墙角跌跌撞撞扑棱着翅膀走过来的，可不就是那只青鸟么。

半个月不见，它又胖了许多，三条小短腿快撑不住身体，一步一颤。

小狐狸萧小小满脸委屈地走在它后面，半晌之后，青鸟好不容易扑腾到了诊所门前，萧小小指着我投诉：“你是骗子，它不会飞！”

“怎么会？”我一把将青鸟捉过来，充满爱惜地摸了一摸，“它只是还没长大罢了，小狐狸，要有耐心。”

萧小小皱皱鼻子：“可是，它越变大，越扑不动翅膀！”

我微皱眉，伸手勾了勾青鸟土黄色的喙：“唔，它发育的是有些奇怪，你平时都怎么喂它的？”



小狐狸垂下了头，长而浓密的睫毛不安地扑闪着：“我……我本来是想喂它吃梦的。可是小青它跑得太慢，捉不着。”

“哦。”莫小白一个拟声词念得跌宕起伏，透着股不怀好意，“你肯定饿着它了！”“我没有。”小狐狸好像又要哭了。

我半温和半严厉地看她：“你喂它吃什么了？”小狐狸低着头画圈圈，沮丧得尾巴都掉了出来：“我……捉了蚯蚓，还有虾米，饭，饼干，还有……”

“哈！”莫小白怪叫，“怪不得这鸡长这么肥，宰来炖汤都嫌油腻！”

我拎着莫小白领子把他扔进屋里，和颜悦色地教育萧小小：“这是青鸟，不是鸡，只有梦才能增加它的灵气，让它飞起来。”

萧小小抱着青鸟，眼泪终于流了下来：“可我不知道怎么抓梦给它吃。”

我按了按额角的青筋：“我教你。”

当晚，我带着萧小小和胖青鸟一起去捕梦。莫小白不肯驮萧小小和胖青鸟，我只能步行在附近转转。

午夜，梦的世界来临。夜空中冉冉升起一团团朦胧的光晕，五颜六色，从一扇扇窗中飘出，有的像雾一样慢慢消逝在黑暗中，而有些却像气球，慢慢地往上升，一直升到看不见的高处。

我绕了一圈，没看见什么好梦，莫小白上蹿下跳地捕食，青鸟不屈不挠地在后面笨拙地跑着。萧小小兴致勃勃地东张西望，好奇地问：“小青也是这样捉回来的吗？”

我摸摸她的脑袋，指向不远处那栋大厦：“它就是在这栋楼里出生的哦，要不要去看看做梦的人？”

“可以吗？”萧小小怯生生又充满期待地望着我。我点头，把吃得嘴角流油的莫小白叫过来，领着小狐狸走进那栋住宅楼，走到青鸟出生的那户人家门前。

萧小小身形一闪，抱着青鸟扑了进去，刹那间一道血色光芒大盛，几乎要致人眼盲。莫小白倏然化成原形，从楼道的墙壁穿过，直接跃向夜空。

我疾冲进那户人家中，只见眼前几乎全被血红色铺满，如同深陷冰冷的火海。一只苍青色的巨鸟破窗而出，它的一扇翅膀就几乎遮住了整个房间的墙面，瞬间就脱出了我的视野。

萧小小晕倒在客厅的门厅处。客厅中一片狼藉，血腥扑鼻，地上躺着一对中年男女和一个少年，身上各有刀痕数处，已没有了生命迹象。靠窗的半面墙有一个巨大的缺口，还有一个中年男子的尸体靠在缺口处，他的胸前开了一个诡异的大洞，一把滴血的刀在他右手边不远处，他左手还紧紧攥着一根断开的金链。

我正要再仔细看，莫小白又穿窗而入，低声道：“这、这是……”

我弯腰抱起萧小小，“我们得赶快离开，这么大的动静，警察很快会到。”

“那只青鸟居然也能变成这样。”莫小白原形驮着我和萧小小，犹自喋喋不休，“我都追不上它。”

黑暗中绽放着梦之花的夜空与几个月前并无二致，我想起捕获青鸟的时候，窥梦境中所示的内容。那家的少年梦见自己家被匪徒抢劫，全家遇害，整个梦煞气过重，我以为把它捉来好生调养，就能化解这场劫难。没想竟无法化解。

青鸟是天庭用来报信的使者，梦化成青鸟代表这个梦可以预知未来。我心中涌起对少年的惋惜，现在的世上，能够做预知梦的人越来越少了。

“现在要怎么办？”莫小白问。

我道：“回旧宅。”我面上坦然，其实心里一团乱麻，青鸟亲眼见到自己预示的凶梦变成了现实，它吸收了做梦少年临死前的怨恨，已被戾气控制，那个手握金链的男子胸前诡异的大洞恐怕就是它所为，不知会不会流害人间？万一流害人间了，始作俑者岂不是我？

我家旧宅在城郊，不知始建于我的哪一位先祖。因为年久失修，看起来颇像一栋鬼屋。

我握住门上的铜环敲敲门板，片刻后两扇红漆大门吱吱嘎嘎一齐打开，一个乌衣白发的人站在门内的灯下，清雅得如同一幅水墨画。

他微微躬身：“少主人，你回来了。”

我走过去揽他肩膀：“小齐，何必这么拘泥。”

莫小白哼了一声：“死书呆。”

齐茶眼角也没往莫小白扫上一扫，淡然道：“礼节么，总还是要的。”

齐茶者，鹄鹑也。和莫小白一样，是我家所豢养的灵兽，只不过他是飞禽，莫小白是走兽，他个性清冷固执，莫小白热闹刻薄，两人争来斗去也不知道斗了多少年。鹄鹑一族因食之可以使人不做噩梦，又能御凶，自上古以来就被历代帝王当成狩猎对象，始终人丁稀少，如今更凋零到不足十数。

齐茶微微笑着，轮廓在月光下如同用最润的玉雕琢而成：“这位小姑娘……”

我拖出小狐狸，将眼下的当务之急一一说明。齐茶叹了口气：“《瀛洲志》第三卷、第七卷都曾记载此事。”

我干笑两声，挠了挠头：“是么？我忘了……”

齐茶领着我们穿花拂柳地进了书楼。

“好多书呀，”萧小小崇拜地仰头看高高的书架，“方医生，这些书你都看过吗？”“谈不上都。”我一脸谦逊。莫小白伶牙俐齿接道：“一两本还是看过的。”

齐茶走到一排书架前抽出两本泛着黄的书，飞快地翻着。“那青鸟飞了出去，还要紧么？”我问。

“三天以内应该不要紧，它初被戾气反噬，还需吸收大量灵力才能运用自如。”齐茶递过一本翻开的书，陈旧的书页上如此写着——

开宝九年夏，瀛洲牧秦捕帝梦于福宁殿，月余化为禽，貌极陋，形痴甚，帝不悦。秦饲之于偏殿。十月十九，子时雪降，秦持禽踏雪行于宫，寻残梦而饲之。于福宁殿前闻刀剑声，遂隐而窥。见晋王欲刺帝，一如当日帝之梦魇。顷刻间血光骤起，梦兽弹指幻为巨禽，大如殿宇，喙如利刃，秦惊不能止。禽入殿，桎梁尽崩，疾啄晋王身，食心而去。

我们在老宅里窝了一夜，小心翼翼地拂去故纸堆上的浮尘，一字一句地翻找那些古老的故事。

在旧书中，记载过两三次这样的事情，噩梦化为青鸟，如果噩梦成真且由青鸟目睹的话，它便吸收戾气，啄杀制造灾厄者。

可不知为什么，文献总是在制造灾厄者被青鸟啄杀后戛然而止。真不知我的老祖宗们是怎样搞定那只呼啸而去的巨禽。

我和齐茶在翻书时，莫小白一直在房中不耐烦地晃来晃去：“翻书顶个鬼用！应该直接去抓它！”

齐茶扯起嘴角：“莫小白，你抓得到它么？”莫小白一愣：“只要吃饱了，还有我抓不住的梦？开玩笑。”声音明显有些底气不足。齐茶的嘴角再挑得高了些，倒没多说什么，只从衣袋中取出一颗银龙环绕的珠子放在我的手中：“少主人，这颗冉遗之珠应该能帮得上一些忙。”

冉遗之珠是我家祖传的逐梦去魔宝物，一直由齐茶保管。它能感应到方圆百里之内异梦所化之物的气息。

莫小白对这颗珠子有些不屑，伸出一根手指戳了一戳：“算了吧，如果那只鸡在百里之内，我立刻就能闻到。”

齐茶白他一眼，也不反驳。

“出发吧。”

我握紧那颗珠子，莫小白把我一推，跃上半空，我已经坐在他背上。

一道白光闪过，齐茶也化为原型，驮着萧小小展翅飞了起来。

夜风呼啸，小狐狸小心翼翼地揪住齐茶脖子上隐隐流动着光华的毛羽：“你们不

会伤害小青吧？”她和那只鸡之间已经建立了一些饲主与宠物的感情，而且，青鸟是她找到游奕的唯一希望。

我沉默，这个问题我目前不好回答。

正在此时，挂在脖子上的冉遗珠似乎动了一动，我低下头，只见珠子发出一团小小的金光，慢慢浓烈起来，几乎把莫小白的后背照成了一匹闪光的锦缎。

冉遗之珠缓缓浮动到半空，银链子慢慢呈一条直线，指向偏东南的方向。

我拍拍莫小白的头，他会意一纵，向着那个方向猛冲过去。齐茶也猛一转身，伴着萧小小一声惊叫，紧随其后。

才跑了几分钟，已经能看见弥漫了半个天宇的戾气黑沉沉笼罩在城市上空，犹如一只倒扣的瓮，看不见内里的光景。时不时有各种颜色的梦境被强大的吸引力裹入其中，消失不见，走近越发看得清楚，那些银白的、浅蓝的、嫣红的小团小团梦“咻”地一声，便消失无踪。

莫小白发出愤怒的低吼，足下发力，我离黑影又近了些。冉遗珠忽然发出一声尖锐的呼啸声，恍若鹤唳在安静的夜空中远远传开去，一蓬耀目的金光炸开来，把那抹浓厚的黑雾拨得淡了许多。我已经能看见戾气的中心扇动着巨大双翼的青鸟正站在城市中心一幢高楼的顶端。它啄食着源源不断被吸进来的梦境，毛羽根根竖起，看起来比我先前见到的时候又大了许多。

半个城市都笼罩在它的戾气之下，我根本没办法和它抗衡，黑光散发着逼人的寒气，我却在寒气里汗流浹背，头大如斗。

齐茶一个转身，把萧小小甩了过来，刚刚好落在莫小白背上，再将莫小白腰上的一个梦袋抖开来。

梦袋中那个我前几天好不容易抓到的今年最优质的梦境傻呆呆地跌出来，在莫小白背上一弹，被齐茶一口叼住。身居险境我居然还感觉到一丝心痛——那是个小姑娘做的绝世甜梦，好好养出来一定是毛光水滑人见人爱，能卖个大好价钱。

齐茶含糊地道：“我把它往海上引，你们去东边等着。”

我念动口诀，把一缕灵力注入齐茶口中的那个梦的身体，它顿时精光暴涨，散发出甜美的气息。莫小白的口水哗一下落下来，我伸手在他头上敲了一记，他不甘不愿地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梦，朝东狂奔。

冉遗珠被我抛下半空，一张金色的罗网密密在城市上空织就，能暂时保得城市平安。“小齐——你自己当心！”我的一句话在齐茶听来，恐怕是消逝在风里。

我回头看时，只见纯白色的齐茶在黑沉沉的死光中尤其醒目，却又脆弱得如同一片纸鸢，仿佛一不小心就会折断在天幕里。



夜深的东海海面一片漆黑，夏日温暖的水汽一层一层漫上来，萧小小在我背后抽抽搭搭地哭，莫小白不耐烦地跺脚：“你有完没完啊，就知道哭。”

我的太阳穴处一跳一跳得疼，这大如客机的鸟是要怎么个打法？捕梦网罩不住它。镇静剂恐怕要用消防水龙头喷。

正在纠结，远处青鸟挟着浓重的煞气而来，巨大的翅膀在海面上扇起阵阵浪涛，齐荼在它面前渺小如无边黑幕上的一个小白点。莫小白箭一般向着青鸟直撞过去，我头昏眼花地把能记起来的所有降灵捕梦的咒术挨个使出来。

萧小小贴在我背后声嘶力竭地叫：“小青！小青！是我啊……”幼狐娇嫩细小的声音在大风巨浪中转瞬即逝。

齐荼已经化为人形，黑发一缕缕贴在苍白的脸上，眉毛紧紧拧着，腰间有猩红的血慢慢洇透了素色衣衫。他始终在青鸟视线中游弋，身形依然优美自如，却连我也看得出疼痛和失血使得他的动作明显慢了下来，越来越险象环生。

莫小白的身体灵力瞬涨一倍，绕着青鸟周遭扑咬，可那笨鸡皮糙肉厚，不但动作不受影响，反而更加狂暴。

趁莫小白还死死咬住青鸟之时，我稳住被颠得七荤八素的肠胃，祭出碎梦刀，用尽全力地刺入它的伤口。

创痕立刻如黑雾般扩大，又像漩涡将它体内的灵气渐渐吸出。

“齐荼！”萧小小一声尖叫，我急忙回头，只见青鸟如巨刀般的喙正向着齐荼啄去——

莫小白一蹬青鸟胸腹，飞身便要去挡它。还是晚了一步。眼看齐荼即将躲避不及，一道银色的光芒忽然阻隔在他和青鸟之间，挡住了青鸟的利喙。

一张熟悉的脸笑嘻嘻地出现在我眼前。

游奕灵官立在半空，宽袍广袖和长长的黑发在海风中猎猎飞舞，他虚画了个符定住青鸟，笑道：“呀，这不是那只卖不出去的鸡？啧啧啧，三日不见，变凤凰了。”

我无语，身后的小狐狸用前爪紧紧抓住了我的衣裳，大声说：“它是青鸟。”

游奕灵官看见了小狐狸，神色顿时变了变。小狐狸跳起来，站到莫小白背上，横眉怒目地盯着游奕灵官：“坏蛋，是你！”

游奕灵官神色自若地向别处张望了一下，关怀地问在云上盘膝运气的齐荼：“你的伤口怎样？”

齐荼睁开眼，虚弱地恭敬道：“多谢灵官关心，都是小伤。”

游奕按住齐荼肩膀：“千万不要勉强，要不要我帮你包扎一下？我当年还在人

间的时候，可是远近闻名的名医。”

小狐狸被他选择性地无视掉，气恨恨地挥舞拳头：“你这坏蛋！不要假装不认识我！快点把他还给我！”

青鸟在游奕灵官法术结成的光网中不甘心地挣扎，大有随时破网而出的气势。说老实话，目前的状况，真的不适合上演小狐狸和游奕的恩怨情仇。

我暗自叹气，无言远望，海风湿漉漉地卷起阵阵水雾，远处偶尔有星点船上灯火，在一片漆黑中几可忽略。忽然一阵红光闪起，我眨眨眼，只见一个少年于亮光消逝处踏浪凌空而来，红色的短头发乱蓬蓬的，碧青色的眸子如漾着一池春水，轮廓也优美得如诗如画。

游奕兴冲冲地朝他招手：“阿呆，快来！这里有好大一只鸡给你吃！”

少年冷冷瞟他一眼：“我不叫阿呆。”

我身后的萧小小突然颤声大喊：“胡玳！”少年震了一震，目光向这里扫来，满脸惊愕：“小小？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我……”小小还没有说出半个字来就开始泣不成声，叉手叉脚地想从莫小白身上下来，漂亮的少年两只火红色的狐耳竖了起来，咻地一下冲到萧小小身边，扯过一片糟糕的云，小心翼翼地吧萧小小从莫小白身上抱到云上。

我看看他们，再看看游奕，心里盘算出起码三个版本的三角关系情节。

萧小小埋头在狐狸少年的怀里，呜呜地哭着：“胡玳胡玳，你被那个坏蛋神仙拐走以后，我拼命想要找到你，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呜呜呜~~”

哦，原来我猜错了，游奕灵官并非诱拐良家民女，而是诱拐了良家少男。

狐狸少年粗声道：“不要哭了，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要和游奕灵官好好学本领，将来才好娶你。”萧小小抬起哭得红红的眼：“可是，可是，我真的好想你……”

她这样一哭，又大有不可收拾之势，莫小白喷出一口不耐烦的热气：“咳咳，大敌当前，你们有完没完啊！”

萧小小举起袖子擦擦梨花脸：“胡玳，你为什么到这里来，难道那个坏蛋神仙让你打青鸟？它很厉害的，你要小心。小青、小青它并不坏，你不要伤它……”

小狐狸继续咕咕唧唧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青鸟在光网中挣扎得更狂躁了。

游奕扬声道：“快快快，它要动了它要动了，我只能封他一刻钟，你们的郎情妾意有完没完？”

狐狸少年终于向游奕灵官处侧过身，指着网中的青鸟，疑惑地问：“师父，你叫我吃了……它？”

动作洒落下来。

青鸟再次长啸，缚妖索结起的网渐渐地明亮，胡玳轻巧地一跃，站在了它的脖颈上，青鸟剧烈地抖动起来。胡玳轻巧地把绳索缠住了鸟颈，他慢慢地向上爬去，一点一点，接近青鸟的头顶。只要再把青鸟的喙拴住，再用力收紧绳索，它就不能再动弹了。

萧小小眼中弥漫着泪水。终于，胡玳的一手扳住了青鸟的头顶，另一只手摸索着向上，却不小心捶到青鸟的眼珠。青鸟浑身剧震，用尽全身力气拍打甩动。

胡玳被它甩了下来，在千钧一发之际，他把手中的缚妖索向上一抛，划过一道金色的弧线，恰好挂在青鸟的喙边。他在空中奋力一挺身，堪堪捉住了落下来的绳索另一端，借着被甩出去的力量荡了起来，在半空中迅速把手中的绳索打了一个活结。做完这些，他直直地朝着海里跃去。

“啊！”萧小小终于忍不住叫了出来，她的下唇已经被自己咬出一道血痕。

几乎落到海面的时候，他忽然定住了，缚妖索已经被他下坠的速度收紧，动弹不得的青鸟瞪着血红的眼睛，胸腹剧烈地起伏，却已经发不出惊人的吼叫声。

光芒和喧嚣都渐渐静了下来，我低头往下张望，看见胡玳挂在缚妖索的末端，笑容明亮灿烂如日光，还比了个“V”的手势，喊道：“小小，我——是不是——变得——很厉害？”

萧小小努力地也冲他挤出一个笑容，眼泪纷纷而下，用力点头。

“现在的小孩子啊。”游奕老气横秋地摇了摇头，过去把胡玳拽了上来。

胡玳脸颊被烈风割破了数道细长的血口，身上更是狼狈不堪，唯独一双眼睛依然亮如晨星，他轻轻揉了揉萧小小的耳朵，微笑着说：“不要哭。”

萧小小抽噎了一会儿，努力擦了把眼泪，问：“你为什么非要抛下我，给这个坏蛋神仙做徒弟？”

“因为我想变得更强大。”胡玳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抓了抓乱糟糟的红发，“我想要保护你啊。”

“你一直都很厉害的！”萧小小仰起脸看着他，还泛着泪光的眼睛清亮无比，

“从我一百零三岁的时候，你咬开铁笼把我救出来，我就知道，我的胡玳是个大英雄。”

胡玳轻轻垂下头：“可我们不一样的，你是狐王的公主，你父王不会把你嫁给我的。游奕灵官的仙术高明得不得了，我跟着他，是想要变得更强大。我想要像个真正的英雄一样骄傲地对你父王说，请把您的女儿嫁给我。”

萧小小噙着眼泪，笑意如花。



我领着莫小白齐茶避开这对缠缠起来没完没了的小情侣，问游奕：“这鸟怎么办？”

“挂它个三五十年的，当熏鸡。”游奕一如既往的嬉皮笑脸，“青鸟的灵力会渐渐被缚妖索吞噬，到时候我把它变小了带回去好了。丑是丑了点，就不知味道如何。”

“不许吃我家小青！”萧小小居然听见了，回头瞪了这边一眼。

“他说笑的。”胡玳安抚性地摸摸萧小小的头，游奕无可无不可地耸耸肩。

“这两只小狐狸，你都一并带回去吧？”我假装漫不经心开口。没想到游奕立即炸毛：“我，游奕灵官，堂堂天庭上仙，你当我是托儿所所长？一只也就罢了，再来一只，我可经受不住。”说着一甩袍袖，对胡玳说：“这次你表现很良好，为师十分满意，你已经可以毕业了，从今后不用再跟着我。”

胡玳的表情有些怔忡，萧小小的双眼蓦地亮了。

她一把抱住胡玳的胳膊，欢呼起来：“太好了，你变成这么厉害的大英雄，我父王一定会很喜欢的。”

胡玳还有些不敢相信，再疑惑地看游奕灵官，游奕拍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道：“从今后，要继续勤加修炼。”

少年头顶红红的狐耳抖了抖，点点头。

皆大欢喜。

于是，这算是好结局了吧。

我坐在莫小白背上，看着胡玳和萧小小手拉手离去，看着游奕灵官一脸满足地拎起熏鸡状的青鸟。

萧小小临走前还不忘对游奕灵官挥拳：“喂，神仙，不许你吃掉小青哦，你敢伤它，我和胡玳一定找你算账！”

胡玳被她扯着，默默不语。游奕灵官感慨地摇头：“唉，徒弟刚刚离开师门，就要奉命来讨伐师父，本仙从今后再也不收徒弟了。”

齐茶的伤已经好了很多，站在莫小白身侧向我道：“少主人，回府吧。”

东方天空的颜色已渐渐变浅，新的一天即将到来。都市的梦境虚幻如烟火升起，美得惊心。

“这是什么意思？”

次日上午，照例空荡荡没有病人的方医生诊所中，游奕灵官举着一张纸问我。

我在办公桌后抬起头，微笑回答：“账单。”

游奕灵官握着那张账单逼近：“本仙知道这是账单，但你为什么要寄账单给我？”

我露出生意人最诚信的笑容：“你购买本店的商品青鸟一只，理应付款。”

游奕灵官黑着脸：“你没搞错吧，当时如果不是我帮忙，你们都要给那只鸡做点心。现在还要和我收鸡的钱？”

我慢条斯理地和他解释：“首先，该商品的确是本店精心培育出的产品，你理应付费。其次，为了感谢你的援助，我已经给你打了适当的折扣，在账单上已有标明。最后，要强调的是，你购买的商品是青鸟，不是鸡。本店从来不卖虚假产品。”

游奕灵官直直地盯着我，半晌后才从牙缝中道：“好，很好，算你狠。那么那只鸡本仙不要了，这就取回来还给你。”

我再露出更诚信的笑容：“灵官你是本店的老客户，难道忘了我们店的规矩？”

饭桌边正在啃食梦碎片的莫小白慢吞吞举起一块板子，板子上写着一行大字——

货物售出，概不退换。

游奕灵官再盯着我半晌，终于浮起失败的表情，吐出两个字：“奸商。”

他身后的莫小白露出赞同的神色。

我懒得去纠正。我其实是个正直的商人，高尚的大夫。

更是有敬业精神的瀛洲牧。